通典/卷1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通典
卷一百四十二
樂典二　歷代沿革下

► 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

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二

樂二
歷代沿革下

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

齊武帝建元二年，有司奏：郊廟雅樂歌辭，舊使學士博士撰，搜簡採用。參議，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彥回之辭，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。超宗所撰，多刪顏延之、謝莊辭以為新曲。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，並尚書令王儉所作。其祀南郊，群臣出入，奏肅咸之樂；牲出入，奏引牲之樂；薦籩豆，呈毛血，奏嘉薦之樂；迎送神，奏昭夏之樂；皇帝入壇東門，奏永至之樂；升壇，奏登歌；初獻，奏文德宣烈之樂，次奏武德宣烈之樂；太祖高皇帝配享，奏高德宣烈之樂；飲福酒，奏嘉胙之樂；就燎位，奏昭遠之樂；還便殿，奏休成之樂。還北郊，初獻，奏地德凱容之樂，次奏昭德凱容之樂；瘞埋，奏隸幽之樂；餘樂並與南郊同。明堂，初獻，奏凱容宣烈之樂，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。祠廟，皇帝入廟門，奏永至之樂；太祝祼地，奏登歌；諸皇祖，各奏凱容；帝還東壁上福酒，奏永胙；送神，奏肆夏；其群臣出入、牲出入、薦毛血、迎神、詣便殿，並與兩郊、明堂同。太祖神室，奏高德宣烈之樂；穆后神室，奏穆德凱容之樂；高宗神室，奏明德凱容之樂。四年，籍田，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。六年，制「位未登黃門郎，不得畜

女妓」。黃門班在五品。明帝建武二年，雩祭明堂，用謝朓造辭。
梁武帝思弘古樂，天監元年，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。時對樂者七十八家，咸言樂之宜改，不言改樂之法。帝素善音律，遂自制四器，名之為通，以定雅樂，莫不和韻。語在制造篇中。

初，齊永明中，舞人所冠幘並簪筆，武帝曰：「筆笏蓋以記事受言，舞不受言，何事簪筆。豈有身服朝衣，而足綦謐履。」綦音忌。於是去筆。

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，以武舞為大壯舞，取易云「大者壯也」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。以文舞為大觀舞，取易云「大觀在上」，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。國樂以「雅」為稱，取詩序云：「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。」止乎十二，則天數也。乃去階步之樂，增徹食之雅焉。皇帝出入，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為皇雅，取詩「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」也。二郊、太廟同用。皇太子出入，奏胤雅，取詩「君子萬年，永錫爾胤」。王公出入，奏寅雅，取尚書、周官「貳公弘化，寅亮天地」也。上壽酒，奏介雅，取詩「君子萬年，介爾景福」也。食舉，奏需雅，取易「雲上於天，需，君子以飲食宴樂」也。撤撰，奏雍雅，取禮記「大饗客出以雍撤」也。並三朝用之。牲出入，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為滌雅，取禮記「帝牛必在滌三月」也。薦毛血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，至是為牷雅，取左氏傳「牲牷肥腯」。北郊、明堂、太廟並同用。降神及迎送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為誠雅，取尚書「至誠感神」。皇帝飲福酒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，至齊不改，梁初改為永胙。至是改為獻雅，取禮記祭統「尸飲五，君洗玉爵獻卿」。今之福酒，亦古獻之義也。北郊、明堂、太廟同用。就燎位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，及齊不改；就埋位，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。至是燎埋俱奏禋雅，取周禮大宗伯「以禋祀昊天上帝」也。眾官出入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為俊雅，取禮記「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，曰俊士」也。二郊、太廟、明堂，三朝同用焉。其辭並沈約所製也。是時禮樂制度，粲然有序。

鼓吹，宋、齊並用漢制曲，又充庭用十六曲。武帝乃去其四曲，留其十二，合四時也。更制新歌，以述功德。天監七年，將有事于太廟。詔曰：「禮云『齊日不樂』，今親奉始出宮，振作鼓吹。外可詳議。」八座丞郎參議，請輿駕始出，鼓吹從而不作，還宮如常儀。帝從之，遂以定制。

初，武帝之在雍鎮，有童謠云：「襄陽白銅蹄，反縛揚州兒。」識者言，白銅謂金，蹄

謂馬也；白，金色。及義師之興，實以鐵騎，揚州之士皆面縛，果如謠言。故即位之後，更造新聲，帝自為之詞三曲，又令沈約為三曲，以被管絃。帝既篤敬佛法，又制善哉、大樂、大勸、天道、仙道、神王、龍王、滅過惡、除愛水、斷苦輪等十篇，名為正樂，皆述佛法。又有法樂童子伎、童子倚歌梵唄，音敗。設無遮大會則為之。

其後臺城淪沒，簡文帝受制於侯景。景以簡文女溧音栗陽公主為妃，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州，奏梁所常用樂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。帝潸然屑涕。景興曰：「陛下何不樂也？」帝強笑曰：「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？」景曰：「臣且不知，何獨超世。」自此樂府不修，風雅咸盡矣。及王僧辯破侯景，諸樂並送荊州。經亂，工器頗闕，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。荊州陷沒，周人初不知採用，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，隨例多沒為奴婢。

陳初，武帝詔求宋、齊故事。太常卿周弘讓奏曰：「齊氏承宋，咸用元徽舊式，宗祀朝饗，奏樂俱同，唯北郊之禮，頗有增益。皇帝入壝門，奏永至；飲福酒，奏嘉胙；太尉亞獻，奏凱容；埋牲，奏隸幽；帝還便殿，奏休成；眾官入出，並奏肅咸。此乃元徽所闕，永明六年之所加也。唯送神之樂，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『奏肆夏』，齊永明中改奏昭夏。」帝遂依之。是時並用梁樂，唯改七室舞辭。

文帝天嘉元年，始定圓丘、明堂及宗廟樂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：「眾官入出，皆奏肅咸。牲入出，奏引牲。薦毛血，奏嘉薦。迎送神，奏昭夏。皇帝入壇，奏永至。皇帝升陛，奏登歌。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、光祿勳終獻，並奏宣烈。皇帝飲福酒，奏嘉胙；就燎位，奏昭遠；還便殿，奏休成。」

宣帝太建元年，定三朝之樂，採梁故事，奏相和五引，各隨王月。祠用宋曲，宴准梁樂，蓋取人神不雜也。五年，詔尚書左丞劉平、儀曹郎張崖，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。改天嘉中所用齊樂，盡以「韶」為名。工就位定，協律校尉舉麾，太樂令跪贊云：「奏懋韶之樂。」降神，奏通韶；牲入出，奏潔韶；帝入壇及還便殿，奏穆韶。帝初再拜，舞七德，工執干楯，曲終復綴。出就懸東，繼舞九序，工執羽籥。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，奏登歌。帝飲福酒，奏嘉韶；就燎位，奏報韶。至六年十一月，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、儀曹郎中沈罕奏，來年元會儀注，先會一日，太樂展宮懸、高　、五案於殿庭。客入，奏相和五引。帝出，黃門侍郎舉麾於殿上，掌固應之，舉於階下，奏康韶之樂。詔延王公登，奏變韶。奉珪璧訖，初引下殿，奏亦如之。帝興，入便殿，奏穆韶。更衣又出，奏亦如之。帝舉酒，奏綏韶。進膳，奏侑韶。帝御茶果，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，繼之九序。其

鼓吹雜伎，取晉、宋之舊，微更附益。

及後主嗣位，沈荒於酒，視朝之外，多在宴筵。尤重聲樂，遣宮女習北方簫鼓，謂之代北，酒酣則奏之。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、金釵兩臂垂等曲，與幸臣製其歌詞，綺豔相高，極於輕蕩。男女唱和，其音甚哀。

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，獲其樂懸，未遑創改，因時而用之。代歷分崩，頗有遺失。天興元年冬，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，協音樂。及追尊曾祖、祖、考諸帝，樂用八佾，舞皇始舞。皇始舞，道武所作也，以明開大始祖之業。後更製宗廟。皇帝入廟門，奏王夏，太祝迎神於廟門，奏迎神曲，猶古降神之樂；乾豆上，奏登歌，猶古清廟之樂；曲終，下奏神祚，嘉神明之饗也；皇帝行禮七廟，奏陛步，以為行止之節；皇帝出門，奏總章，次奏八佾舞，次奏送神曲。道武初，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，樂用皇矣，奏雲和之舞，事訖，奏維皇，將燎；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澤，樂用神祚，奏大武之舞。正月上日，饗群臣，宣布政教，備列宮懸正樂，兼奏燕、趙、秦、吳之音，五方殊俗之曲。四時饗會亦用焉。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，上敘祖宗開業所由，下及君臣廢興之跡，凡有百五十章。六年冬，詔太樂、總章、鼓吹增修雜伎，以備百戲，大饗設之於殿庭，如漢、晉之舊也。明元帝初，又增修之，撰合大曲，更為鐘鼓之節。

太武帝破赫連昌，獲古雅樂，及平涼州，破沮渠氏。得其伶人、器服，並擇而存之。後通西域，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。其後古樂音制，罕復傳習，舊工更盡，聲曲多亡。

孝文帝太和初，司樂上書，陳樂章有闕，求集群官議定其事，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，與之廣修器數，甄立名器，以諧八音。詔可。雖經眾議，卒無洞曉音律，樂部不能立，其事彌有殘缺。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，稍列於太樂，金石羽旄之飾，為壯麗於往時矣。後又詔中書監高閭，令與太樂詳採古今，以備樂典。歷年未精，而閭卒。

宣武帝正始中，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。時揚州人張陽子、義陽人倪鳳皇、陳孝孫、戴當千、吳殿、陳文明、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，八佾、文武二舞，鐘磬、管絃、登歌聲調，芳皆令教習，參取是非。

初，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。孝明帝熙平二年冬，匡復上言其事，太師、高陽王雍等奏停之。先是，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，頗閑樂事，請依京房立准，以調八音。神龜二年夏，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：「仲儒輒持己心，輕欲製作，不可依許。」詔曰：「

如所奏。」語在製造篇中。

正光中，詔侍中、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，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注之，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。

至普泰初，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、太常卿祖瑩理金石。武帝永熙二年春，祖瑩復議曰：「按周兼六代之樂，聲律所施，咸有次第。自滅學以後，禮樂散亡，漢來所存，二舞而已。今請改韶舞為崇德，武舞為章烈，總名曰嘉成。漢樂章云：『高張四懸，神來讌饗。』宗廟所設，宮懸明矣。計五郊天神，尊於人鬼；六宮陰極，體同至尊。理無減降，宜皆用宮懸。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。」詔曰：「以『成』為號，良無間然。六代之舞，皆以大為名，今可准古為大成也。其舞但依舊為文武而已。餘如議。」

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：「聲有七聲，調有七調，以今七調合之七律，起於黃鍾，終於中呂。今古雜曲，隨調舉之，將五百曲。恐諸曲名，後致亡失，今輒條記，存之於樂府。」瑩依而上之。九龍所錄，或雅或鄭，至於謠俗、四夷雜歌，但記其聲折而已，不能知其本意。又名多舛謬，莫識所由，隨其淫正而取之。樂署悉令傳習，其中復有所遺，至於古雅，尤多亡失。

初，孝文皇帝因討淮、漢，宣武定壽春，收其聲伎。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、聖主、公莫、白鳩之屬，及江南吳歌、荊楚西聲，總謂清商。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。其圓丘、方澤、上辛、地祇、五郊、四時拜廟、三元、冬至、社稷、馬射、籍田樂人之數，各有差等。

自宣武已後，始愛胡聲，洎於遷都。屈茨，琵琶，五絃，箜篌，胡●，胡鼓，銅鈸，打沙羅，胡舞鏗鏘鏜鎝，上音湯。下音塔。洪心駭耳，撫箏新靡絕麗，歌響全似吟哭，聽之者無不悽愴。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。皆初聲頗復閑緩，度曲轉急躁。按此音所由，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，婁羅胡語，直置難解，況復被之土木？是以感其聲者，莫不奢淫躁競，舉止輕飆，或踊或躍，乍動乍息，蹻羌嬌反腳彈指，撼頭弄目，情發於中，不能自止。論樂豈須鐘鼓，但問風化淺深，雖此胡聲，足敗華俗。非唯人情感動，衣服亦隨之以變，長衫襶帽，闊帶小　，自號驚緊，爭入時代；婦女衣髻，亦尚危側，不重從容，俱笑寬緩。蓋驚危者，勢不久安，此兆先見，何以能立！形貌如此，心亦隨之。亡國之音，亦由浮競，豈唯哀細，獨表衰微。操絃執籥，雖出瞽史；易俗移風，實在時政。

北齊文宣初，尚未改舊章。宮懸各設十二鎛鐘，於其辰位，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　，合二十架。設建鼓於四隅。郊廟朝會同用之。其後將有創革，尚藥典御祖珽上書曰：「魏氏來自雲、朔，未移其俗。至道武破慕容寶于中山，獲晉樂器，不知採用，皆委棄之。天興初，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，創製宮懸，而鐘管不備。樂章既闕，雜以簸邏迴歌。初用八佾，作皇始之舞。至太武帝平河西，得沮渠蒙遜之伎，賓嘉大禮，皆雜用焉。此聲所興，蓋苻堅之末，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，因又改變，雜以秦聲，所謂秦漢樂也。至永熙中，錄尚書長孫承業名雅，已具後魏事中。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，斟酌繕修，戎華兼採，至於鐘鼓律呂，奐然大備。自古相襲，損益可知，今之創製，請以為准。」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，而定正聲。始具宮懸之器，仍雜西涼之曲，樂名廣成，而舞無所號，所謂「洛陽舊樂」者也。

武成之時，始定四郊、宗廟之樂。群臣入出，奏肆夏。牲入出，薦毛血，並奏昭夏。迎送神及皇帝初獻、祼獻、禮五方上帝，並奏高明之樂，為覆燾之舞。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，就燎位，還便殿，並奏皇夏。以高祖配饗，奏武德之樂，為昭烈之舞。祼地，奏登歌。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代、五代、高祖、曾祖、祖諸神室，並奏始陛之樂，為恢祚之舞。神武皇帝神室，奏武德之樂，為昭烈之舞。文襄皇帝神室，奏文德之樂，為宣政之舞。文宣皇帝神室，奏文正之樂，為光大之舞。孝昭皇帝神室，奏文明之樂，為休德之舞。其入出之儀，同四郊之禮。其時郊廟宴享之樂，皆魏代故西涼伎，即是晉初舊聲，魏太武平涼所得也。秦漢二代，是魏晉相承之樂；其吳聲者，是江南宋、齊之伎。

鼓吹朱鷺等二十曲，皆改古名，以敘功德。古又有黃雀、釣竿二曲，略而不用。並議定其名，被於鼓吹。諸州鎮戍，各給鼓吹樂，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。諸王為州，皆給赤鼓、赤角，皇子則增給吳鼓、長鳴角，上州刺史皆給青鼓、青角，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、黑角。樂器皆有衣，並同鼓色。雜樂有西涼鼛舞、清樂、龜茲等。然吹笙、彈琵琶、五絃及歌舞之伎，自文襄以來，皆所愛好。至河清以後，傳習尤盛。後主唯賞胡戎樂，耽愛無已。於是繁習淫聲，爭新哀怨。故曹妙達、安未弱、安馬駒之徒，至有封王開府者，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。後主亦自能度曲，親執樂器，悅翫無倦，遂倚絃而歌，別採新聲，為無愁曲，音韻窈窕，極於哀思；使胡兒閹官之輩，齊唱和之，曲終樂闋，莫不殞涕。雖行幸道路，或時馬上奏之，樂往哀來，竟以亡國。

後周文帝霸政，平江陵，大獲梁氏樂器。及建六官，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，雖著其文，竟未之行也。

及武帝天和初，造山雲舞，以備六代。南北郊、雩壇、太廟、禘祫，俱用六舞。南郊則大夏降神，大護獻熟，次作大武、正德、武德、山雲之舞。北郊則大護降神，大夏獻熟，次作大武、正德、武德、山雲之舞。雩壇以大武降神，正德獻熟，次作大夏、大護、武德、山雲之舞。太廟禘祫，則大武降神，山雲獻熟，次作正德、大夏、大護、武德之舞。時享太廟，以山雲降神，大夏獻熟，次作武德之舞。拜社，以大護降神，大武獻熟，次作正德之舞。五郊朝日，以大夏降神，大護獻熟。神州、夕月、籍田，以正德降神，大護獻熟。

建德二年十月，六代樂成，奏於崇信殿。宮懸，依梁三十六架。朝會則皇帝出入，奏皇夏。皇太子出入，奏肆夏。王公出入，奏驁夏。驁音遨。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，奏納夏。宴族人，奏族夏。大會至尊執爵，奏登歌十八曲。食舉，奏深夏，舞六代大夏、大護、大武、正德、武德、山雲之舞。於是正定雅音，為郊廟樂。創造鍾律，頗得其宜。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，每元正大會，列於懸間，與正樂合奏。

初，太祖輔魏之時，高昌款附，及得其伎，教習以備饗宴之禮。天和六年，罷掖庭四夷之樂。其後，帝聘皇后於突厥，得其所獲康國、龜茲等樂，更雜以高昌之舊，並於大司樂習焉。採用其聲，被於鐘石，取周官制以陳之。

宣帝時，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，製為十五曲，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。帝每晨出夜還，恒陳鼓吹。嘗幸同州，自應門至赤岸，數十里間，鼓吹俱作。祈雨仲山還，令京城士女，於街巷奏樂以迎之。公私頓弊，以至於亡也。

隋文帝開皇二年，尚因周樂，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，改換聲律，益不能通。俄而沛公鄭譯奏上，請更修正。於是詔太常卿牛弘、國子祭酒辛彥之、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。然淪謬既久，積年議不定。帝怒曰：「我受天命七年，樂府猶歌前代功德。」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，將罪之。諤奏曰：「武王克殷，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。斯事體大，不可速成。」帝意稍解。九年，平陳，獲宋、齊舊樂，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。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、于普明等，復居其職。

隋代雅樂，唯奏黃鍾一宮，郊廟朝饗用一調，迎氣用五調。舊工更盡，其餘聲律皆不復通。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，享祀之際肆之，竟無覺者。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。文帝龍潛時，頗好音樂，故嘗因倚琵琶，作歌二首，名曰地厚、天高，託言夫妻之義。因即取之為房內曲，命婦人并登歌、上壽並用之。職在宮內，女人教習之。於是祕書監牛弘、祕

書丞姚察、散騎常侍許善心、儀同三司劉臻、內史舍人虞世基等，更共詳議。按周官大司樂：「奏黃鍾，歌大呂，舞雲門，以祀天神。奏太蔟，歌應鍾，舞咸池，以祭地祇。奏姑洗，歌南呂，舞大韶，以祀四望。奏蕤賓，歌函鍾，舞大夏，以祭山川。奏夷則，歌小呂，舞大護，以享先妣。奏無射，歌夾鍾，舞大武，以享先祖。」此乃周制，立二王三恪，通己為六代之樂。至四時祭祀，則分而用之。以六樂配十二調，一代之樂，則用二調矣。隋去六代之樂，又無四望、先妣之祭，今既與古祭法有別，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。奏黃鍾，歌大呂，以祀圓丘。黃鍾所以宣六氣也，耀魄天神，最為尊極，故奏黃鍾以祀之。奏太蔟，歌應鍾，以祭方澤。太蔟所以贊陽出滯，崑崙厚載之重，故奏太蔟以祀之。奏姑洗，歌南呂，以祀五郊、神州。姑洗所以修潔百物，五郊神州，天地之次，故奏姑洗以祀之。奏蕤賓，歌函鍾，以享宗廟。蕤賓所以安靜神人，祖宗有國之本，故奏蕤賓以祀之。奏夷則，歌小呂，以祭社稷、先農。夷則所以詠歌九穀，貴在秋成，故奏夷則以祀之。奏無射，歌夾鍾，以祭巡狩方嶽。無射所以示人軌物，視秩觀風，故奏無射以祀之。同用文武二舞。其圓丘降神六變，方澤降神八變，宗廟禘祫降神八變，皆用昭夏。其餘享祀皆一變。皇帝入出，奏皇夏。群官入出，皆奏肆夏。舉酒上壽，奏需夏。迎送鬼神，奏昭夏。薦獻郊廟，奏咸夏。宴饗殿上，奏登歌。并文舞武舞，合為八曲。古有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引，梁以三朝元會奏之。今改為五音，其聲悉依宮商，不使差越。唯迎氣於五郊，降神奏之，月令所謂「孟春其音角」是也。通前為十三曲。并內官所奏天高、地厚二曲，於房中奏之，合十五曲。其登歌，祀神宴會通行之。若有大祀臨軒，陳於階壇之上。若冊拜王公，設宮懸，不用登歌。釋奠則唯用登歌，而不設懸。古者人君食，皆用當月之調，以取時律之聲，使不失五常之性，調暢四體，令得時氣之和。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，天子食飲，必順四時，有食舉樂，所以順天地，養神明，可作十二月均，感天地和氣。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。祭祀既已分樂，臨軒朝會，並用當月之律。正月懸太蔟之均，乃至十二月懸大呂之均，欲感人君情性，允協陰陽之序也。并撰歌詩三十首，詔並令施用。

先是，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、直內侍省盧思道等，製清廟歌詞十二曲，令於太樂教習，以代周歌。至仁壽中，煬帝為太子時，從饗於太廟，乃上言：「清廟之詞，文多浮麗，不足以宣功德，請更議之。」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、開府儀同柳顧言、祕書丞許善心、內史舍人虞世基、禮部侍郎蔡徵等，更詳故實，刪製雅樂歌詞。

煬帝大業元年，詔修高祖廟樂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。仍屬戎車，不遑刊正，禮樂之事，竟無成功。而帝矜奢，頗耽淫曲，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，奏搜周、齊、梁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，並付太樂。倡優猱雜，咸來萃止。其哀管雜聲，淫絃

巧奏，皆出鄴城之下，高齊之舊曲也。

大唐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，勵精文教。貞觀之初，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，梁、陳盡吳、楚之聲，周、齊皆胡虜之音。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，起居郎呂才習音韻，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，平其散濫，為之折衷。漢以來郊祀、明堂，有夕牲、迎神、登歌等曲。近代加祼地、迎牲、飲福酒。今夕牲、祼地不用樂，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。周享神諸樂，多以「夏」為名，宋以「永」為名，梁以「雅」為名，後周亦以「夏」為名，隋氏因之。今國家以「和」為名。旋宮之樂久喪，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，順帝陽嘉二年復廢。累代皆黃鍾一均，變極七音，則五鐘廢而不擊，反謂之啞鐘。祖孝孫始為旋宮之法，造十二和樂，合四十八曲，八十四調。至開元中，又造三和樂，共十五和樂，其曰元和、順和、永和、肅和、雍和、壽和、太和、舒和、休和、昭和、祴和、音陔正和、承和、豐和、宣和。又制文舞、武舞，文舞朝廷謂之九功舞，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。樂用鐘、磬、柷、敔、晉鼓、節鼓、琴、瑟、箏、筑、竽、笙、簫、笛、篪、塤、錞于、鐃、鐸、撫拍、春牘，謂之雅樂。雅樂唯郊廟、元會、冬至及冊命大禮，則辨其曲度章句，而分始終之次焉。

夾鍾宮元大曆十四年國諱改焉和一變，黃鍾角元和一變，太蔟徵元和一變，姑洗羽元和一變。

右四曲冬至於圓丘大祭奏之，以文舞六變降神替昭夏。若祭五方上帝、日月，則黃鍾宮奏元和，以文舞三變降神。若其送神，皆奏一變。

林鍾宮順和二變，太蔟角順和二變，姑洗徵順和二變，南呂羽順和二變。

右四曲夏至於皇地祇大祭則奏之，以文舞八變降神替昭夏。若祭祀社稷及神州、籍田，則於太蔟宮奏順和，以文舞三變降神。若其送神，皆奏一變。

黃鍾宮永和三變，大呂角永和三變，太蔟徵永和二變，應鍾羽永和二變。

右四曲於宗廟大祭則奏之，以文舞九變降神替昭夏。若四時小祭，則於無射宮奏永和，以文舞三變降神也。若送神，皆奏一變。

無射宮永和，夷則宮永和，蕤賓宮順和，姑洗宮順和，太蔟宮順和，黃鍾宮元和。

右六曲於雩壇蜡百神各奏一變，總六變，以文舞降神替昭夏。若送神，則於黃鍾宮奏元和一變。

九德之歌、宗廟登歌則奏之，替昭夏。若大祭，則於大呂宮奏之；若四時小祭，則於夾鍾宮奏之。肅和、奠玉及諸郊登歌同奏之，替昭夏。祭祀之日，懸下奏黃鍾，登歌奏大呂；懸下奏太蔟，登歌奏應鍾。雍和、諸郊廟有司行事，進俎及酌酒、讀祝文、徹豆奏之，替咸夏。壽和、諸郊廟皇帝親行事，酌酒、讀祝文同奏之，替咸夏。宮音、土王日祭黃帝，奏黃鍾宮三變降神，替舊宮音。商音、立秋日祭白帝，奏太蔟商三變降神，替舊商音。角音、立春日祭青帝，奏姑洗角三變降神，替舊角音。徵音、立夏日祭赤帝，奏林鍾徵三變降神，替舊徵音。羽音、立冬日祭黑帝，奏南呂羽三變降神，替舊羽音。凱和、諸郊廟武舞則奏之六成，替舊武舞。太和、皇帝臨軒受朝入出則奏之，替皇夏。舒和、王公朝會入出及諸郊送神二舞郎入出同奏之，替肆夏。休和、皇帝食舉食及群臣上壽則奏之，替需夏。昭和、皇帝元日上壽酒登歌奏之，替舊登歌。採茨、皇帝乘輿出則奏之。祴和、三公升殿會訖，下階屨行則奏之。騶虞、皇帝大射則奏之。狸首、諸侯射則奏之。九功、殿庭朝會文舞則奏之，替舊文舞。七德、殿庭朝會武舞則奏之，替舊武舞。正和、皇后入宮受朝，入出則奏之，替房內。承和、皇太子殿軒懸受朝，入出奏姑洗宮，替肆夏。豐和、饗先農則奏之。宣和。孔宣父廟、齊太公廟奏之。

漢明帝養老亦奏樂，自後遂亡。今郊社廟同用宮懸二舞，改名易調為異。舊釋奠唯有登歌，今設軒懸。雨師、山川並不設樂。於是雅樂大備，故天下靡然向風矣。

凡有事於太廟，每室酌獻，各用舞焉：獻祖室用光大之舞，黃鍾宮調。懿祖室用長發之舞，黃鍾宮調。太祖室用大政之舞，太蔟宮調。代祖室用大成之舞，姑洗宮調。高祖室用大明之舞，蕤賓宮調。太宗室用崇德之舞，夷則宮調。高宗室用鈞天之舞，黃鍾宮調。中宗室用太和之舞，太蔟宮調。睿宗室用景雲之舞，黃鍾宮調。孝敬廟用承光之舞，諸太子廟用凱安之舞。

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、大明、夜明之樂，皆六成；夾鍾宮調三成，黃鍾角調一成，太蔟徵調一成，姑洗羽調一成。若五郊迎氣，黃帝用黃鍾宮調，青帝用姑洗角調，白帝用太蔟商調，赤帝用林鍾徵調，黑帝用南呂羽調。祭皇地祇、神州，社稷樂，皆八成；林鍾宮調二成，太蔟角二成，姑洗徵二成，南呂羽二成。享宗廟之樂，九成；黃鍾宮三成，大呂角二成，太蔟徵三成，應鍾羽一成。其餘祭祀，三成而已。皆用姑洗之均。